

导 言

一、构造的问题

在本世纪前三十多年中，由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以各种方式丰富了哲学和一系列科学并在某些方面强有力地影响了它们。胡塞尔在 1936 年，即在他去世前两年所撰写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以下简称《危机》）再次具有了一种新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这部著作本质上是与生活世界概念的引进密切相关的。对走向灾难的周围世界状态的惊骇，对愈来愈彻底的理性化组织和管理的社会的不满——这些和其他一些情况使得一些有识之士今天去寻找一个世界的样板。在这个世界中，人们能够有居家的感觉并且能够在完整的意义上“生活”。因而目前由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这个用语愈来愈多地出现在公众的讨论中。胡塞尔本人是在特定的思想状况下将“生活世界”这个词提高成为哲学的中心概念的。如果人们更多地回顾一下这些思想状况，那么现今对生活世界这个课题的大多数论著显然都是建立在不那么稳定的基础之上的。这册文选 为此提供了一个基础。

在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思索中包含着对现代科学精神的彻底批判。然而奇特的是，这个批判并不是从根本原则上否定科学。相反，胡塞尔所关心的只是对科学和作为科学一般基础的哲学的更新。所以，他对生活世界的思索可以有助于防止那种

如今日趋常见的、对科学与文明的厌倦，不致于转变为某种为年轻人所容易接受的、浪漫主义的、向完全前科学和前技术世界的回返。此外，在对科学与文明的厌倦中重又产生出现代“两种文化”的对立。关于这种对立，人们自英国浪漫主义者和科学家查理士·斯诺在 60 年代提出这个命题以来就一直在讨论着^②。现代的生存似乎已经分裂为在一个带有自然科学技术理性烙印的世界及其组织中的无精神生活和在一个历史地和个人地成长起来的世界及其文化产物中的充实的此在。这种分裂也反映在两条传统线索的遗产之间的现代哲学的动摇上。面对现代经验实证主义的以分析与科学为目的的思维，多方面尝试以先验哲学、辩证法、生存哲学或解释学为出发点与古老欧洲传统相联接。

胡塞尔的思维具有对这两个方面的亲和力并因此体现了对这“两种文化”的中介作用。胡塞尔首先是一位处在 19 世纪末的精神状态中的数学家，由于这个原因，他和我们所说的第一种传统非常接近：与他那个时代的实证主义一样，在他的思维中，那种在他后期生活世界理论中达到高峰的对“自然的世界概念”的寻求和对科学进行论证的企图交织在一起。因此，近年来日趋增多的那种将在英美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分析思维与胡塞尔现象学相结合的尝试并不是偶然的現象。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把后期生活世界分析的先验哲学脉络看作是防止历史丧失的屏障，至少可以看作是防止对古典哲学传统草率从事的屏障，这

① 《生活世界现象学》是胡塞尔的文选集第二册即：E. Husserl, *Phänomenologie der Lebenswelt*, *Ausgewählte Texte II*, hrsg. v. K. Held, Stuttgart 1986, 所以作者将本书称作“文选”。“文选”的第一册为：E. Husserl, *Die 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e*, *Ausgewählte Texte I*, hrsg. v. K. Held, Stuttgart 1985 中译本，《现象学的方法》倪梁康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年。——译者

② 参阅《文学的与自然科学的智慧。关于“两种文化”的对话》主编：H·克劳依策，斯图加特，1969 年。

种草率从事的情况在一部分分析哲学和科学理论哲学中已经很明显了。与胡塞尔著作这方面相符合的是：生活世界问题与生存哲学和解释学的思维有密切的联系，这种思维是由海德格尔、萨特和伽达默尔以及其他人在与胡塞尔的不断争论中发展起来的。并且这里同样包括：生活世界的概念近来在属于黑格尔左派传统的哈贝马斯社会哲学中获得了特殊的意义。

胡塞尔文选第一册的标题 涉及到现象学最初产生时所提出的要求 它要成为一种彻底新型的、致力于无成见性的哲学方法。然而现象学无论在胡塞尔那里，还是在其他伟大的现象学家那里——最重要的有舍勒、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都不仅仅是方法 它成为哲学 按亚里士多德的古老定义即成为对所有存在之物的存在的探问。作为哲学，现象学在胡塞尔那里采纳了构造分析的形态“存在”获得了在意识中被构造的对象特征。“导言”的后面几节以及这里付印的所有有关构造问题的选文将会对此做进一步说明。

用最简单的公式来表述：所有分析都是对世界以何种方式方法显现给人们的解释性构造分析；现象学构造研究的基本课题是作为显现 (Erscheinung)、作为“现象”(Phänomen) 的世界。胡塞尔思维的发展导致他在晚年对作为生活世界的现象世界进行规定“生活世界”无非是胡塞尔的构造思维所始终涉及的那个“世界”——当然，现在这个世界具有日趋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将进一步论述。

这里所暗示的在“构造”与“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使人们可以赋予这一册文选以“生活世界现象学”的标题 尽管最初的三

即《现象学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以下作者将它简称为：《文选》第一册。——译者

篇文章包含了胡塞尔在引进生活世界概念之前的早期构造分析。所以文选第一册的标题使人们回想起胡塞尔思维历程的出发点，而这一册的标题则将人们的思路带回到这个历程的终点——这个终点之所以至今仍在发挥影响，乃是因为生活世界的问题还始终存在着。

胡塞尔通过构造分析表明，他的现象学的最终结果是观念主义的立场^① 在自然观点中 即在人们进入现象学哲学之前对世界所持的态度中 世界和世界中的对象是作为某种客观的、自在存在的、即作为某种自身与意识无关而存在着的東西而有效。人们将如此被理解的与主体无关的对象世界区别于对象世界对人的意识而言的被给予存在 区别于它的“相对于主体的“显现””。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主义将被误认为独立于意识的世界存在还原到世界的合乎意识之显现上去。胡塞尔对这个“还原”的论证首先并不是以那种在近代哲学史上著名的普遍论据为起点。他更多地是在详细的具体分析中描述性地指明，人的意识通过何种方式在不同类型的对象那儿获得各种存在领域中的存在的信仰。

进一步的考察表明 对象的‘显现’是这样进行的 任何对象 尽管是作为某种同一的东西而被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对象，但是它是 以杂多的被给予方式把自身展示给我的，这些被给予方式随情况的不同而在主观上有所变化。如果在意识中只有这种主观的、随情况不同而变化的被给予方式之序列 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保持同一的对象世界显现给我们；而在我们的自然观点中，我们正是以无疑的自明性坚信这个世界的自在存在。对象

为了更好地理解下面简略的论述，可以参阅《文选》第一册“导言”中，尤其是第 6 节至第 8 节中对这里提及的基本概念的详细说明

“自在地存在”这意味着它们不只是在主观相对的处境的时或性 (Jeweiligkeit) 中的被给予之物,它们并没有在这种时或性中消失。对象是作为某种存在于杂多的被给予方式之彼岸并在这个意义上超越了这些被给予方式的东西而与我发生联系的。然而,将对象理解为超越,这必定是有原因的,这种理解的动机只可能由主观的、处境的显现所引起。对在各种类型的对象那里的各种动机的分析说明就被看作是构造研究的一般任务。

在自然的观点中,人的兴趣是指向对象的。对象只能通过被给予方式而显示出来,然而这些被给予方式本身却始终未被重视过,它们大都没有成为课题,或者即使成为课题,也只是以散漫的形式出现。为了使它们摆脱这种非课题状态的遮蔽性而展现出来,就需要特殊的现象学的反思。第一册文选便提供了这种反思方法的说明。这种反思方法表明,所有被给予方式都可以分为两组:一个对象可以被给予给我,以致于我同时具有一种对其他可能的被给予方式的依赖性和指明性的意识,在这些其他的被给予方式中,这个对象对我会以直观的、接近事实的方式当下存在。或者对象就是在这种接近事实的方式中显现给我,这种接近事实的状况被胡塞尔称为本原性 (Originarität)^①。所有非接近事实的、非确定的、或多或少无内容的表象,由于其体验内涵不能满足意识,所以都具有在有关对象的本原的被给予方式中“充实”自身的趋向。同时,从现时被给予的体验内涵来说已

^① “originär”一词的原意是“本原的”。在德语的日常用语中,这个词与“original”是基本同义的,但胡塞尔在他的术语中对这两个概念有较为明确的区分:“original”一般用于感性感知领域,指对感知对象的直接、当下的把握,而“originär”则常常被胡塞尔用于交互主体性领域,它主要是指对他人的直接、当下的体验或同感。为了有所区别,我在这里将“original”始终译作“原本的”,而“originär”则译作“本原的”。例如,我“原本地”看到个人,但我“本原地”体验到他的痛苦。对此也可以参阅拙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1999年。——译者

经表现出某些可能性，通过对这些可能性的实现，意识可以达到充实。胡塞尔认为，意识是意向的，即：指向对象。这种指向不可分割地包含着充实的意向；因为只有本原地充实性的体验才能为意识创造出具有确定的实事内涵的原初对象；如果没有充实的可能，也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对象意识产生。

对构造的分析因此必须以本原的被给予方式为出发点。这些本原的被给予方式赋予意识以动机：与对象相联系。现象学要描述的是，本原体验的意识是怎样在它自己面前建立起对象的存在，这些对象而后又作为自在存在之物显现给它。通过这一分析，意识的建设功能便得以明了。胡塞尔——用一个来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新康德主义中的概念——称此功能为“构造”。对构造的分析表明，本原的被给予方式是如何促使意识超越这种被给予方式的时或性而获得对象的确定种类并且获得其存在信仰（“世界信仰”）。胡塞尔也把他的现象学标志为先验哲学，因为它作为构造分析解释了这种超越^①。

构造分析与各自的对象区域有关。这里将表明，属于存在之物的一定种或属的对象之存在是如何在相应的意识构造中成立的。分析的“主线”是由这种对象区域的普遍本质结构所构成，如计数、语言含义、法律规范、伦理的或其他的价值等等。本质结构是通过“本质”即与“原始形式”或“本质”有关的“还原”的方法而被认识的，借助于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抛开事实而关注于它们的普遍规定^②。

为了不停留在对个别分析的非系统组合上，胡塞尔在他生

① 《文选》第册‘导言’中的第 7 节对‘先验’的概念做了更详尽的说明。

② 对此方法的进一步论述可以参阅《文选》第一册‘导言’中第 5 节以及选文中‘事实和本质’和‘通过本质变更进行的本质直观’这两个部分。

前未发表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以下简称《观念》Ⅱ）中第一次将一般存在之物划分为三个广泛的区域：空间中的事物的物质自然、动物的（有灵魂的、活的）自然和精神的、人的世界。它们的存在的各自基本规定在各种理论中得到阐明，这些理论规定了有关对象种类的存在^①。这种“区域的本体论”同时还包含着先天的设定，通过这些设定，具体科学的领域得以相互划分开来。

构造的研究为自己提出了大量的任务，这些任务的排列来自于下列思想，即意向体验的所有类型由于它们与本原性的联系而相互依赖。如果某个意识缺乏对实事的接近，在这个意识中就存在着对未来的或可能的本原性的前依赖，而且，只要某个意识达到了对实事的接近并因此含有实事，它就会迫不及待地去接近已被体验到的本原性。它从它的实事内涵出发回溯到其他的意向体验上去。如果没有这些其他的意向体验，这个意识本身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体验是“奠基于”其他体验之中的。这种奠基的思想对于胡塞尔构造分析的系统排列具有决定性作用，并且超出这个范围而在整个现象学运动中获得了根本性的方法意义。

奠基的观念使得胡塞尔产生出这样一种认识：应当把对空间事物的感知看作意向体验的原初例子和基础，因为它在所有体验类型中都被设为前提。无论我是以感觉的，还是以期望的，还是以实践行动的方式对待我所涉及的事物，我都先设定这事物的存在。如果没有对某种作为可使用或值得爱而显现给我们的东西的经验，那么对一个对象的利用或对另一个人的爱就是

关于各种“区域本体论”的层次划分可以参阅《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胡塞尔全集》第4卷的总体结构。

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种存在的确定性使我得以根本地获得感性的感知。在感性感知和其他意向体验之间因而存在着一种单向的“奠基关系”其他的意向体验没有感知是不可能的 而反过来则是可能的。与此同时，《观念》Ⅱ中的那些存在区域 其对象是在感性感知中被给予的)即物质自然 便成为根本性的对象区域。

奠基关系的思维导致这样一种观点：意向地被体验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层次性的构造。这个层次思想以后为尼古拉·哈特曼以独立于现象学的方式进一步发展。在胡塞尔那里，感知作为对现存之物的确定与在感知中被给予的对象一同构成了世界经验的构造中的基础层次。这整个理论在后来受到海德格尔和舍勒的坚决反驳，前者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日常人类实践进行阐述，认为在这种实践中“现存之物”(das Vorhandene 又译：“现存在手的存在者”)有别于“在手之物”(das Zuhandene 又译：“当下在手的存在者”)，它是一种第二性的被给予性；而舍勒则提出了对同情关系与爱的关系的分析。

对于胡塞尔来说，感知尽管是在构造实在世界过程中的基本体验 但这并不表明 感知的基础不是建立在更深的意向体验中。在这些更深的意向体验中 意识也在构造着对象 尽管它们还没有构造空间中的物质对象或活的和人的世界的“更高层次”的存在区域。下面还会谈到这种在感知层次之下的奠基构造功效。这一册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探讨的便是被胡塞尔视为最重要的、在感知层次之下和感知层次之上的构造层次 时间以及其他的意识。此外，在这里还涉及到胡塞尔所作的两个具体分析 它们连同《逻辑研究》第二部分一起 在当时发挥了最强烈的影响。

二、感知作为构造范型

奠基的序列不是从感性感知开始的，但这并不妨碍胡塞尔把这个体验种类看作是对一般意向意识的范例的体现。胡塞尔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对本原性的理解。与本原被给予方式有关的不仅仅只是成为现象学认识对象的意向体验。现象学本身也是一种意向体验并因此依赖于本原性。胡塞尔将哲学认识中的本原被给予称为明见性（Evidenz）^①。明见性的特征是直观，在这种直观中我以无兴趣的、不参与的考察方式^②看到对象即看到某些普遍的本质关系。这一点也适用于胡塞尔对一般本原性的理解。本原性对他来说意味着直观的被给予。但是，原初在确切意义上进行着直观的那种意向体验是对一个事物的视觉感知。因此，胡塞尔根据视觉感知的范例来收集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对他的构造分析有决定作用的规定。出于这个原因，这里把对事物感知的描述——胡塞尔在 1926 年所做的一次讲座——不按历史的顺序而作为第一部分付印。

只要事物是在此时此地的当下中显示给我，那么对这事物的感知便是直观。对于胡塞尔来说，直观意味着“当下拥有”（Gegenwärtighaben）。“当下拥有”不同于“当下化”（Vergegenwärtigung）的各种可能性例如回忆或想象表象。感知的直观当下拥有所具备的突出特征在于，事物对于我决不是在任何方面都当下。这个发现一直使胡塞尔感到惊异并且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他所有的具体构造分析。这项观察中令人惊异的地

此处参阅《文选》第一册“导言”中第 3 节以及选文中“心理主义和逻辑学的先验基础”这一章

② 参阅《文选》第一册“导言”中第 6 节。

方在于事物——如这里的这张桌子——向我展示出它的正面，而它的后面和其他方面对于我来说在当下仍然是隐蔽着的；尽管如此，我意识到“这事物”即感知对象是一个整体。

因此，如果做进一步的考察，那么在其中一个事物被给予我的这一个感知包含着多种被给予方式，胡塞尔将这些在感知事物上出现的多种被给予方式称为“映射”。这些映射中的一部分——当下进行着的映射——“真实地”直观地将事物显示给我，而其他的映射则是作为可能性而被我意识到的，我可以将这些可能性转变为真实的直观。这种可能性作为某种处于我权力范围之内的东西而被我拥有；因此胡塞尔将它们称之为“权能性”（*Vermöglichkeit*）^①。现时的映射就其本身的意义内涵而言——例如反面也属于正面——依赖于“权能性”。权能性的关系为我所展示的可感知之物的游戏场被胡塞尔称为“视域”（*Horizont*）。

显然，我只有在运用视域中一同被给予的权能性时才能说我感知“这个事物”，例如，这里的这张桌子。在此同时，我的注意力却朝向这张桌子而不是朝向这些作为可能的被给予方式的权能性。这些权能性始终是非课题的，我的课题是对象。我的感知经验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断得以迈进，即：我去把握非课题的权能性并由此而或是了解了课题对象的其他规定，或是了解了其他对象联系“外视域”（*Außenhorizont*））。根本性的东西在于：对事物的直观自身始终是对已处于视域中的，即对在当下恰恰是非直观的被给予方式的一种预期。

通过这种预测，事物现在作为某物为我意识到，这个某物的

^① “*Vermöglichkeit*”是胡塞尔生造的一个概念，它是德文中“*Vermögen*”（能力、财产）和“*Möglichkeit*”（可能性）这两个词的复合体，对此也可以参阅拙著《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同上。——译者

存在超越了其现时的被给予性，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具有“自在的”客观的成份。因此胡塞尔必须注意到那些在这种预期中起作用的因素。他在其现象学方法的基本著作即：《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以下简称《观念》[1]中区分了这些因素并且发展了有关这些因素的专门术语。

可以说，预期的出发点是由现时的和非课题地进行的映射构成的。它们是非课题的 这就是说 它们不是作为对象与我发生关系。由于它们不是作为对象与我相对立，胡塞尔得出了一个有问题的结论：它们必定是某种包含在我的主观活动过程的内在性中的东西。如果这个事物例如以“棕色”的颜色显现给我，那么这个颜色便是作为属于这个事物的某种对象性的东西；但是在我“之中”这个对象性的被给予则建立在作为我的意识之“实项因素”的①、非对象性的棕色感觉的基础之上。

胡塞尔起初将这种感觉内涵标志为“素料”(Daten)即内部的被给予性 它们根据印象 英文为：“Impressions”)即感观受到的外在刺激而出现于意识之中。在这整个观点的背后存在着感觉主义认识论的传统，这个传统最终可以回溯到英国经验主义那里去。然而“感觉素料”(Empfindungsdatum)这个概念之所以会令人产生误解 乃是因为它使人觉得 这里涉及的似乎是类似于内部对象的东西。然而感觉内涵作为一种非对象性被给予方式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对象性的东西。胡塞尔感知理论中的这种与感觉主义的共鸣在后面一章中还将再次被提及。

感觉作为意识的“实项”因素自身并不与对象之物发生联系。它们具有非对象性的内涵，但这内涵是非课题地作为基础

此处参阅《文选》第 一册 导言 中第 8 节以及选文中“现象学的基本考察”一章。

在“发挥着作用”(fungiert)意识可以根据这个基础朝向对象,只有通过感觉、感知的意识才能获得对象世界的颜色、口味、形状、气味这些财富。所以,对于世界的显现而言,在感觉中已经包含着质料。但是这种质料——胡塞尔采用相应的希腊语表述:“Hyle”即德语的“材料”(Stoff)——首先必须用来为意识显现一定对象的特征和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将杂多的感觉内涵对象化,并且将它们立义(aufgefaßt)为某种从属于对象的统一性的东西。被感觉之物以这样一种方式被解释、被统摄(apperzipiert)以致对象之物在它之中“展示”(darstellt)出自身。胡塞尔对一个古希腊词“Nösis”——它标志着一种注意和倾听的行为的进行——做了自由发挥,用它来称呼上述对“质料”、“第一性的立义内容”的构形,或者说,对它们“赋予灵魂”(Beseelung)。通过这种对统觉中质料的意识行为活动上的构形(noetische Formung)被感知的事物就构造起了自身。

现时的被给予的感觉内涵为统觉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但是,意识通过统觉而超越出感觉内涵并使“事物”在这内涵中显现出来。意识预测到将此事物作为整体来经验的可能性。在现时被给予的感觉内涵中,事物永远不会在所有可能为我提供的角度上展示自身;它——如果人们在广义的,即不局限在空间意识的意义上来理解“透视”(Perspektive)这个概念——始终只是在一个单方面的透视中显示自身。由于这种单方面性,任何透视,任何映射都依赖于其他的透视和映射,我尽管在当下没有进行其他的透视或获得其他的映射,但它们作为共同当下的可能性而被我意识到:在对一幢房子正面的直观中,我所能看到的房子的背面对我来说是共同当下的。这种在当下拥有中的共

同当下拥有 (Mitvergegenwärtighaben) 就被胡塞尔称为 “ 共现 ” (Appräsentation) 。

对于意识来说，在共现中已经包含着更广泛经验的权能性。所以 共现开辟了权能性的游戏场 亦即视域。由于共现属于统觉 所以统觉为意识创造了视界。因而 统觉对一个对象的构造不仅为意识将有关对象变成被给予性，而且统觉使得一个视域得以产生。构造就是视域的构成。

由于对象被置于一个视域之中，因此，对于意识来说，对象始终具有相对于它现时显现给意识的那种被给予方式而言在感觉内涵方面的多余成分。这种多余成分是由统觉中的共现所引起的，在这个多余成分的基础上，对象在自然观点中是作为自在存在的、超越的东西而与意识发生联系的。现象学家作为不参与的反思观察者拒绝做出这种超越的理解。这并不是说，他否认这种超越的理解，他仅仅放弃对存在表态。^① 他如此纯粹地观察对象，正如对象在被给予方式中对感知的意识所显现的那样。如此被理解的、“在其意向显现的样式之中的对象” (Gegenstand im Wieseines intentionalen Erscheinens)——区别于自然的、非反思的意识所涉及的、作为自在存在之物的对象——被胡塞尔与意向活动 (Noesis) 相应地称之为意向相关项 (Noema) 。

但 “ 意向相关项 ” 这个概念可以有双重含义。统觉的作用在于，杂多的材料被集中到这一个对象上并与这对象发生联系。这种统一性的功效被胡塞尔用康德的术语称之为 “ 综合 ” 。意向相关项作为对众多被给予方式的联合的焦点不再

有关这种方法上的 “ 悬搁 ” (Epoché) 态度的详细说明参阅《文选》第一册 导言 中第 6 节以及选文中 “ 现象学的基本考察 ” 一章的第 5 和第 6 节。

是一个点状的对立面，不再是意识将它自己的杂多性与之发生联系并将它们集中于一个极。胡塞尔把如此理解的对象称为“意向相关项的核”(noematischer Kern)。它仅仅作为一个其特有的以及其他规定性的“承载者”(Träger)的对象，然而它又从这整个设置中抽象出来。意向相关项之核就是对象，它被抽象地看作是可规定的统一。但是，在完整词义上的对象包含着它的所有规定性，也就是通过杂多的被给予方式而显现给意识的那些规定性。“核”连同它所有那些丰富的规定性叫作“意向相关项的意义”(noematischer Sinn) 这是在其意向显现的样式之中的具体对象，是通过构造的功效而给予意识的对象。因此，胡塞尔也能够将构造称之为意义给予(Sinngebung)或意义促创(Sinnstiftung)。

意义给予是统觉，意识解释某个它所掌握的原初内涵并“赋予”它以“灵魂”(beseelt)，以至于意识得以坚信，在这些内涵中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表露出来。作为这样一种对杂多材料的加工，构造是一种“功效”。意识带着这种功效超越出它自己本身，它超越出它自己的“实项”(reell)成分——即材料和意向活动理解的进行——而朝向作为意向相关项与它发生关系的“实在”(real)对象。

三、感知的前阶段

以上对构造的大致描述包含着一个双重的划分：一方面是实项的(reell)、意识内的被给予性和实在的(real)、超越于意识的被给予性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是立义内容(材料)与立义(统觉)之间的区别。随着第一个划分的进行，由笛卡尔提出的意识、感官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二元论又回到了胡塞尔的思维之中，而

这种二元论本来在意向体验的现象学中是毫无立足之地的^①。胡塞尔对被给予方式中显现的中间维度的基本发现已经在现象学的起点上克服了这种笛卡尔的二元论。上面提到的对感觉的感觉主义解释连同其对内部感觉材料和外部刺激的划分实际上只是笛卡尔主义后期的一种游戏方式，因此对于现象学是不足取的。只要第二个关于立义内容和立义之间的划分是以笛卡尔的二元论和感觉主义为前提，那么这种划分对于现象学来说同样是不可取的。但在下面我们将谈到的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中，这个划分将获得一种新的、非笛卡尔的意义。胡塞尔尽管自我批判性地站在与他自己的笛卡尔主义相对立的立场上，但他在这种自我批判中并不总是很彻底。所以，在对立义—立义内容的构造模式的发展中，他执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有时，他似乎因为在这个模式中所设定的笛卡尔主义和感觉主义而全盘否定这个模式。而后他又以一种完全独立于任何认识论传统的方式再对这个模式进行研究。

胡塞尔以后明确地放弃了对感觉的感觉主义理解，这主要是借助于他关于动感（*Kinästhesen*）的学说：体验的基本领域、感觉在传统中被看作是遭受（*Erleiden*）的、被动性的领域。感觉的印象、“impressions”在我们无主动行为的情况下侵袭我们。起初胡塞尔仍抱有笛卡尔主义的成见，认为这些印象作为某种纯粹被动的被接受之物构成一个内在于意识的、因而尚未与超越的世界发生联系的质料。统觉的主动性使得材料得以包容世界，使意识与世界发生联系。为了摆脱这种非现象学的笛卡尔二元论，胡塞尔必须去除这种在纯粹被动的现有性与建立在此之上的主动性之间的分叉并且证明：感觉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世界。因

参阅《文选》第一册“导言”中第 8 节。

为它始终包含着行为、包含着基本的主动性。意识在感觉的过程中不是纯粹被动的接受站。如果我反思我自己的感觉，那么我会看到：只有通过我切身的（*leiblich*）活动我才能获得我所有的感性印象。为了使我的对象环境中的颜色、形状、温度、重量等等确定的外观对我成为被给予性，我必须相应地运动我的眼睛、脑袋、手等等。感觉的感知“感知”在希腊文中是“*aisthesis*”和由我所进行的身体运动“运动”在希腊文中是“*kinesis*”）在这里构成了不可分解的统一。“*Kinästhese*”这个概念便表述了这个统一，胡塞尔从同时代的心理学文献中采纳了这个概念并在他自己的感觉论中赋予它以中心意义。

感觉是以动感的方式进行的，这一点在以往的传统中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动感属于被给予方式，因而它是非课题的进行过程。只有彻底内向的现象学反思才能使它得以明显。同样，感觉通过外部的印象而引起，这种观点只有当人们不是在反思的内向直观中考察感觉时才会产生。于是，感觉便显现为由外部刺激所引起的结果。然而，如果我按照感觉在反思中向我展示的那样来纯粹地描述它，那么上述因果关系便是不着边际的。

人们也许会认为感觉主义传统是正确的因为这种运动是在我不动作的情况下被动、机械地进行的。通常的情况确实是如此动感大都是不为人注意地、合乎习惯地进行的。但尽管如此，在感知受到妨碍或干扰的情况中我会有意识地让我的能力——用胡塞尔的话来说：用我的权能性——去主动地控制它。动感的全部理论仅仅是新型现象学心理学研究在切身性领域中的整个范围内的或许最重要的一个例子，胡塞尔的构造分析以其对被动性中主动性的发现打开了通向这些领域的通道。在这个领域中梅洛-庞蒂以他的《感知现象学》提供了继胡塞尔之后最丰富的考察。

在感知进行之前 意识就已完成了一系列的构造成就 动感意识是其中之一。胡塞尔和康德一样，在他的先验哲学中询问“经验可能性的条件”并且和康德一样 他也涉及到空间意识和因果意识，即关于将被感知事物置于一个与它相联的因果关系之中的意识。然而，除此之外，胡塞尔还发现了康德未看到的、或者说康德仅仅暗示过的各个奠基层次（Fundierungsschichten），现象学可以描述所有这些奠基层次。

在胡塞尔那里，与动感紧密相关的感知的一个特别突出的前阶段是“感性领域”的构造。如果感觉仅仅是一种对对象的完全被动的接收，那么人们就几乎可以接受感觉主义的传统看法，即：被接收的印象是个别的、自身单纯的材料，可以说是落入意识之中的不可分割的感觉雪花。所以感觉起初提供了一幅关于世界的点描画：纯粹是彩点、无平面的单位，它们只是通过统觉才被对象性地理解成为一个平面。但由于感觉的被动进行从一开始便渗透了主动性，因此在感觉进行中出现内涵也必须与感觉的进行相符合。正如统觉的主动性在事物感知时所表明的那样，主动性意味着综合，意味着将多集合为一。所以在感觉中从一开始就显现出领域和形状；胡塞尔将它们称之为造型（Konfiguration）。例如，在对个别事物极其多种特征和变化关系进行的所有统觉之前，人们就已经看到颜色的集合体连同某些轮廓。在这里所进行的反感觉主义的自我批判中，胡塞尔所走的道路与塞尚在绘画中所走的道路相类似；在塞尚那里，印象派的点描主义变成了一种对平面颜色形状的新经验。在这里，现象学对感知的设定的解释与我们这个世纪的格式塔心理学相汇合。

感知领域所具有的统一性应当归功于意义的这种主动的被动性 胡塞尔将它称之为——又是用一个取自经验主义传统的概念——“联想”。这标志着感知的另一个构造性设定。针对经